

委和市人大副主任职务，2004年7月正式办理退休。

退休后，我和老伴生活相当有规律，且和谐互补。看看报、看看电视；上上网、写写东西、玩玩游戏；买买菜、做做家务。每天上午我们经常一起做些力所能及的身体锻炼。旅游是我们退休后生活的重要内容。2000年至2007年间，我们随团先后去过50多个城市，游览了祖国的名胜古迹和名山秀水。也随团游览了西欧七国、

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正如翻译家傅雷所倡导的人生观：人生价值首先是自我实现，即事业上的追求；其次是被亲友所需要，付出；第三是为社会、为人类能带来什么。对我来说，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亲友中有所担当，对深圳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

2013年5月11日于深圳

难忘母校

○曹尔强 (1963 无线电)

似乎是转瞬之间，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们1963届迎来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请接受我这个普通的学子献给母校的一颗平凡而赤诚的心。

1957年秋，我刚满18岁，从辽宁省实验中学顺利考入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感谢党、感谢人民让我这个普通的农村孩子有机会在这所世界知名的大学里读书。这里有优越的教学环境，治学严谨的校风，一流的实验设备，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是清华，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数学、物理基础，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进而提高了我们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在是受益终生！是清华的优良传统让我们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树立了“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并坚守了一生。

1962年秋，我们开始做为期一年的

毕业设计。我毕业设计的题目是“真空金属材料出气的研究”，是我们电真空技术物理专业的关键技术之一，指导老师是马瑞霖先生。我的毕业论文经马先生修改后，不仅刊登在1964年的国家级杂志《电子学报》第10期上，还发表在《全国第一届真空会议论文集》上。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科院长春光机所。1972年又被调到中科院大邑光电所工作。在此期间经历了十年动乱，我也曾被下放到农村插过队，当身处逆境时，我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态去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利用闲暇时间自学外语，大量阅读当时尽可能找到的国内外最新技术资料、动态。虽然已无机可去实验室搞科研，但是，我有时间对以前搞过的项目进行深入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理出攻克难点的思路。就这样，在农民的茅草屋内，在田间地头，艰难地行使着自

□ 值年园地



在清华读书时同寝室同学合影：前排左起张希源、林发勇，二排左起曹尔强、杜秉初、梁世荣，后排为吴姓同学

己劳动的权力。被调回中科院大邑光电所恢复工作后,我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时时鞭策着我的心灵,令我自强,催我奋进。

由于在清华打下了良好的数学、物理基础,以及多年知识的积累,我很快学会了快速傅立叶变换等多种变换和一系列图像处理、识别技术,并且能够用微机进行方案论证了。

1981年6月,我调到长春邮电学院,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务。1985年春,赴京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EPT(英语水平测试)考试,并顺利通过,在恩师张克潜老师(当时任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副主任)的力荐下,1986年10月,被国家教委公派到美国伦塞莱尔综合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以访问学者身份进修“数字图像实时处理”技术,从事当时属于世界科技前沿课题的研究。

走出国门开拓了视野,目睹了世界上

计算机领域的大发展、大竞争,痛感祖国当时在这一领域的落后状态,我除了在大中型计算机上完成导师交给的课题之外,几乎将全部业余时间泡在了实验室里,搜集资料、编制调试程序,并一一拷贝下来……就这样,在美国进修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我把从简单的键盘练习、徒手画,到高级的卡尔曼滤波等实用源程序录制成130多片磁盘,并顺利地带回了祖国;用在美国省吃俭用节省的钱带回了一台当时价格十分昂贵的IBM微型计算机。回来后,当我如数家珍似地打开行囊,却真的无法面对妻儿期待的目光,我没给他们带回电视机、电冰箱、录音机……我的这些宝贝对他们似乎毫无用处。但我深知,我的祖国需要它们,振兴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任需要它们。

回国后,我带领学生们把带回来的程序尽量消化、吸收,能汉化的则进行汉化,以求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把快速傅立叶变换、沃尔什变换等多种变换、维纳滤波、卡尔曼滤波、模糊识别、专家系统、人工智能等国外学到的先进技术编成讲义传授给学生。回国后,我先后发表了15篇论文;三项科研成果通过了省、市、院级鉴定。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科技领域的广泛应用,各类技术人员及在校的大学生们急需在短时间内初步掌握计算机原理、操作及一些实用程序的编制方法。为此,我力求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编写了《微机实用技术讲座》(清华大学出版社)、《微机应用速成》(吉林大学出版社)等著作,以期对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应用做点贡献。

在搞人工智能识别的同时,我还与白

求恩医科大学二院消化内科主任宋玉芳教授合作，研制出一套“消化性疾病诊疗专家系统”，由于其诊断的准确性很高，论文很快在我院学报、白求恩医科大学学报、《吉林医学》、《中国生物医学工程》等刊物上发表，美国医学文摘也给予了择要转载。这是一次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实践。

退休以后，于2004年我支持女儿创办了“吉林省肯那斯外语学校”。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学到纯正的英语，提高口语交流的能力，学校高薪聘用外教授课。经过几年的发展，现有10名外教

执教，一所主校、五所分校，有近千名学生在校学习。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我仿佛回到了童年。

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我是幸运的，饮水思源，我由衷地感激培养我健康成长的老师们。值此清华校友总会成立100周年暨1963届毕业50周年之际，谨向我的母校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及最美好的祝愿，并通过你们向我的老师们表示最诚挚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2013年4月8日

水无新旧 情谊永恒

○刘 宁（1978级水利）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背负行囊来到了清华。尽管我们目睹了“文革”后水木清华的沧桑，但仍暗自庆幸——走进大学的梦想已经成真！

为什么叫水木清华？我们穿梭在教室、图书馆、宿舍间询问着；徜徉于闻亭、大礼堂、工字厅里求索着。那时候，米票换面票，是同学们最便利的友情交换；而一个人凭着廉价的二角钱菜票，便可得到参加一场劲爆足球大赛的能量。那时候，我们每周改善生活才能吃上一餐饺子，义务献血后也只是多吃一袋“最初版”的方便面，汗流浹背时瞪着一瓶老酸奶却舍不得出手。那时候，我们囊中羞涩但充满自信和欢乐，球队、乐队、讲座、郊游，校园内外都有我们忙碌的身影，每一堂课，

每一项成绩，甚至校园内每一首乐曲响起，都让我们兴奋不已，感慨万千。

在我们心中，水木清华的“水”清澈、洁净、沁人心扉，就连同学们挥洒在运动场上的汗水，考试结果与期望相悖时默默流下的眼泪，都是那般晶莹剔透，那样纯真无瑕。在我们眼中，水木清华的“木”根深叶茂，峻拔挺秀，苍劲的古树环抱着清华园中中西合璧的建筑，以及建筑里浩如烟海的治国方略、科学秘籍、文化典藏和历史经纬。也许某一张书桌，便是先哲展卷夜读的地方；或许哪一条小径，就嵌印着大师求索的足迹。水木清华的水，源远流长，兼容并蓄；水木清华的木，扎根净土，庇荫学人，校园内不经意处都流淌并根植着博大而精要的旋律与华章。